

路上找到了军药，挖回后又当即煎好送往连队，使战士得以转危为安。

一、新 风 采

2、舍己救人

△1972年夏 1、军民关系

△1972年夏，高桥长岭岗村农妇李新春因提前临产，婴儿两天未下。驻高桥镇的铁道兵某部卫生队主治医师陈祖涛闻讯，顾不得吃完饭，马上前往抢救。当他发现产妇羊水早破，胎儿窒息，立即命人送至卫生队。卫生队党支部号召全体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并向上级机关和地方医疗部门求援。部队领导机关迅速组织战士输血队，并连夜用专车送到卫生队待命。当时在紫阳工作的陕西省医疗队队长顾振邦也带领医生，徒步从外地赶往高桥援助。经过精心手术和大量输血，使产妇李新春休住了垂危的生命。手术后，医疗队又对她实行特级护理。一个多月后，李新春康复出院，她的母亲专程赶到医疗队向部队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嘉渝铁路建设期间，驻在赵里溪的铁道兵某部十三连指战员同当地群众和睦相处，亲密无间，受到乡亲们的爱护。六十多岁的樊大娘出于对子弟兵的热爱，经常去连队问寒问暖。有一次，她发现十一班战士朱自陆脸上苍白，精神不振，经打听知道小朱患了急性痢疾，当时正缺少治痢疾的药，小朱的病一时难愈。为使战士早日恢复健康，樊大娘冒着大雪上山，翻越十几里羊肠山道，到一个名叫白鹤崖的山

崖上找到了草药。挖回后又当即煎好送往连队，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2、舍己救人

△1972年夏，任河发大水，冲坏了瓦房店小学门前的小桥。一个在桥边玩耍的小孩不慎落入水中，即将被洪水淹没。当时在场的少先队员（当时称红小兵）周洪（12岁）见状，纵身跳入水中。浑浊的河水呛得他心里很难受，但他仍拼命向前游，把小孩顶出水面。周洪把小孩救上岸后，顾不得回家换衣服，连忙把小孩腹中的水倒出，又把他送回家中。周洪舍己救人，受到全镇居民的交口称赞。

△1971年11月，本县民兵三团七连贺纪心在某隧道施工。一天，他同另两名民兵各操一台风枪。突然，贺纪心发现安全员在旁边向他们打手势，又见碎石下落，估计要发生塌方，便迅速推开两名战友，自己随后抱着风枪向外撤。他刚后撤两步，塌方发生，半身被崖石压。后经抢救脱险。

3、报 警 排 险

1979年5月6日凌晨，襄渝铁路K416+100公里处（麻柳坝境）发生山石坠落，一块1.5立方米和另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同时由5米高的山坡上滚落道心，横压在铁道线上，严重威胁着行车安全。麻柳坝办园小学五年级学生冉德富星期天清晨上山放羊发现这一险情，立即放下羊只，跑向一公里外的车站扳道房报告。车站立即通知工务部门，组织工人排险。冉德富又从自己家中拿来木棒、木板、铁锤等工具，帮助铁路工人排险。一个小时后，险情排除，一列货车疾驰而过。由于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冉德富受到铁路部门的奖励。

4、抢险救灾

△1975年夏某夜，解放公社金星一队（百花园村）保管室失火。正在观看大队文艺宣传队演出的社员们，纷纷赶往现场。少先队员（时称红小兵）唐清亮也抢先投入扑灭烈火的战斗。他发现保管室里有二十多根木料，便带头冲进火海，一连拖出好几根。当他最后一次从室内出来时，楼板被火烧塌，他被檩条撞伤。接着又带伤参加抢救室内的小麦。

△1979年7月中旬，全县发生特大暴雨引起的洪水灾害，瓦屋层被洪水淹没。这个镇上的青年丁有富，驾着全镇剩下的唯一的小船板，渡运救灾人员。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从洪水中救出两名乡亲；又在激流中坚持三个多小时，抢救起24个油桶和9件用具，水退后迅速送还失主。

6、婚 事 新 办

5、哺 育 孤 婴

高塘公社北星大队（高塘湾龙河口）党支部书记沈礼贵家文彬

1977年夏，铁佛寺龙池河的一位妇女产后死亡，刚出世的风弱伶，在当地传为佳话。沈礼贵的女儿义芳与同乡青年张贵斗于1972年订婚，后双双外出上学，分赴华东工学院和上海交大。她的婆母忌怨不迪，耽心孙子奶不够吃；有的乡邻也说：“自己已有三个孩子，又有小的吃奶，不是自找麻烦吗？”吴志木对婆母678年春节，他们在家乡办理了结婚登记。乡亲们闻讯，纷纷置办礼品，贺礼礼金，连夜送任沈礼贵家。沈礼贵到沈贵反复解释，了不能只顾自己。于是，那位失去母亲的孤婴，就成了吴志木的“双胞胎”。

沈礼贵送来的礼品，礼金是一起送各家。次年元旦，张贵斗从上海铁佛寺河与沈义芳正式结婚。为了不惊动乡亲，沈礼贵特让贵斗叫吴志木，把自己陪嫁给女儿的一双筷子和一只木箱交给他，让他送到铁佛寺家中。第二天，又让女儿照常上班，下班后自己去张家团聚。每逢假日，乡亲们来贺，叫自己送，加之沈礼贵特次举行订婚新办，

~0~
~5~

6、婚一事八新又办

高堰公社北星大队（高坪河北沟口）党支部书记汤礼贵嫁女移风易俗，在当地传为佳话。汤礼贵的女儿义芳与回乡青年张良斗于1972年订婚，后双双出外上学，分别毕业于安康卫校和西安交通大学，汤义芳分配到高坪区卫生院，张良斗分配到上海工作。1978年春节，他们在家乡办理了结婚登记。乡亲们闻讯，纷纷置办礼品，凑集礼金，连夜送往汤礼贵家。汤礼贵向他们反复解释，女儿尚未结婚；即是结婚也要新事新办，不能铺张浪费。次日，他把夜里送来的礼品、礼金逐一退还各家。次年元旦，张良斗从上海回高坪河与汤义芳正式结婚。为了不惊动乡亲，汤礼贵将张良斗叫到家中，把自己陪嫁给女儿的一张桌子和一口木箱交给他，让他连夜抬回家中。第二天，又让女儿照常上班，下班后自去张家成亲。事后数日，乡亲们察见，时日已逝，加之汤礼贵再次宣传新事新办，遂得无人送礼。

天关浴洗中，
空山寂寂，
人从平衣归去。”

“国朝雍正十一年，
有文德园超禅仙紫阳真人。”

康熙《临海县志·人物志》，
有文德园超禅仙紫阳真人。

金剛，但在卷尾增记：“百步岭旧紫阳真人祠，盖云‘紫阳神化处’，今故。”

二、人文轶事

《续文獻通考》：“1、名人轶事，字平叔，号紫阳，台州人。紫阳真人祠，得金丹术。归，以所得者《百步岭》八十一

言，本县因紫阳真人得名，但有关这位道教南派始祖的文献记载却多有抵牾，目前尚无法统一，姑将各论一一辑录如下：

康熙《浙江通志·仙释》：“张用诚，临海人。原名伯端，字平叔。为吏在府办事，家送膳至，众以其所食鱼戏匿之梁间。平叔疑其婢所窃，归朴其婢，婢自经死。一日，虫自梁间下，验之，乃鱼烂虫出。平叔喟然叹曰：‘私腹盈箱，其中矣窃鱼事不知凡几。’因赋诗云：‘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起乃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蒿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纵火将所著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烧文书得道成。先走，郡城有盐颗，每食盐数十斛，平叔奉之最谨。临别嘱曰：‘若遇难，但呼祖师三声即解汝厄。’后械三百，步溪，天炎浴溪中，遂仙去。至淳熙中，其家早起，忽有一道人进门坐中堂，叩其家等历历。随出门去，人以平叔归云。”

“国朝雍正十一年敕封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

康熙《临海县志·人物志》，有张用诚的记载与《浙江通志》

全真。但在卷尾增记：“百步岭旧紫阳真人祠，盖云‘紫阳神化处’，今废。”

《续文献通考》：“张用诚，本名伯端，字平叔，号紫阳，台州人。尝入成都，遇刘海蟾得金丹术。归，以所得者《悟真篇》八十一首授扶风马默，曰：‘平生所学，尽在是矣。’”

《宗教词典》：“张伯端（984～1082），北宋道士，字平叔。天台（今属浙江）人。少业进士，通三教典籍，及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亡之术。后坐累充军岭南。治平（1064～1069）中，随陆诜^①自桂林转成都，据其《悟真篇自序》，熙宁二年（1069）于成都遇异人授以金液还丹诀，乃改名用成（诜），号‘紫阳’。熙宁八年（1075）作《悟真篇》，宣扬内丹修煉和道教、禅宗、儒教‘三教合一’思想。道教奉为南宗或紫阳派的祖师，称‘紫阳真人’。”

①陆诜（？～1070）字介夫，余杭人。英宗时，以龙图阁学士知成都，宋史有传。

康熙《紫阳县志·人物志》：“张平叔，讳伯瑞，号紫阳真人，山西洪洞县人。宋元丰间，卿事青城，仙翁默授其法，至紫阳瓮儿山石洞面壁数年，飞升去。”

道光《紫阳县志》，记载同康熙志，但陈仪在为《金丹四百字》（传为张平叔著）所写跋中记：“其人为吾浙江之永嘉人，邑志以为山西洪洞人，误也。”

曹霄龙轶事

曹霄龙幼时曾从赵宝双，就读于毛坝关天帝庙学堂，师生关系极为融洽。某日，赵先生与曹霄龙开玩笑，口出上联：

“曹整槽你也过细”，

曹霄龙立即对答：

“赵笼罩这与有驹”。

又一次，曹霄龙做了错事，被赵先生切对对联。上联为：

“四口同窗小口安服大口官”，（繁体“𠂇”）

曹霄龙羞愧之中对出了下联：

“五人共伞小人求靠大人遮”。（繁体“傘”）

1918年，各系军阀约会武汉，意在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

陕西督军陈树藩派亲信张宝麟为代表参加会议。会间未脱，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邀张宝麟等赌麻将牌。张宝麟当时“从之不愿，却之不恭”，为了应酬，只好“欣然”参加。

四个军阀赌钱，非同一般，十个银洋一番（番：走麻将牌里名数）。

赌注可谓惊人。并各有侍从为其计算输赢钱数。初上场，张宝麟对张作霖笑称道：“小弟蒙邀，实属幸会。我的牌技生疏，今晚无疑败北，陕西虽有华山，但早被赵匡胤输掉，于今只好拿秦岭作抵了！”

张作霖听了哈哈大笑，摸着他那标红的胡须说：“仲仁（即张宝麟的号）真不愧为相公代表。知道你三秦富庶、汉中天府岁！哈哈……”

八圈牌满，侍从结账，张宝麟赢得银洋一万八千多元，仅张作霖一人就输掉一万四千多元。于是各开“钱票”，要钱庄付款，宝麟见票，哈哈大笑起来：“诸位这是干什么，逢场作戏，千载难逢！大帅（指张作霖）如若误为真意，岂不屈小弟之初衷！哈哈……”

这一场输赢万元的大赌博，便在“哈哈”声中结束了。

后来川陕晋豫等省军阀从日本购进的枪炮弹药同时运抵大沽口。张作霖即令扣船缴械。但闻内有陕西装备，张作霖便急电告陕，并指名张宝麟亲去认领。这止是张宝麟“逢场作戏”“收之桑榆”尚有余的收获了。

张治安轶事

张治安于1939年秋任高坪洞小学校长时，往往写诗作对讽刺当地官绅，因得“桀骜不驯”名声。

1943年春节期间，张治安回洞洞镇探亲，其弟张宝瓶设宴招待。席间有人提议：“今治安先生异地归米，我们愿闻先生异地之感！”张笑答：“那里的风土人情与此有异。我只能用‘三多九如’四个字来概括它。”他说：“三多就是：米多、灰多、文盲多。九如，有四如是我自己。就是我在那里有如泰山之稳，如芝兰之香，如松柏之茂，如南山之寿”。余下的五如他说指的是地方士绅。“他们如肥猪之头，如泥塑之相，如乌龟之背，如木偶之形，如禽兽之面（均指具体人名）。

这话被与张有隙的洞洞乡乡长蒋汉三得知。当年六月，高坪乡长胡恢绪因公赴涪水路过洞洞，将即将张所言一五一十告诉胡。胡气得目瞪口呆，连斥：“这匹天良欺人太甚！”胡恢绪回高坪后很快就把张治安赶出了高坪镇。

尚九如作骗钱财

抗日战争中期，因日军飞机轰炸安康，并经由安康上空空袭重

2. 恶人劣行

况，国民党政府即决定在安康附近修建一座飞机场，委汝尚九如为

飞机场主任，曾祖方抢亲杀人 赴安康督办。

尚九如曾祖方，青石板河木沟人，自1938年起担任李静山的民
团队长，仗势欺人，被当地百姓称为“小地头蛇”，1939年春，
曾祖方与大雪窝财主刘林帮议亲，欲娶刘女与自己的长子为妻，刘
应允。不料其长子于是年秋暴病身亡，曾便想让次子顶替。而刘家
不同意，转而欲嫁盘厢河花房子庞姓。1940年8月，庞家遣迎
亲人众三十余人前往青石板河，迎得刘女返归。曾祖方闻讯，即率
团丁十余名，持枪至路旁等候。待娶亲行列到达，团丁蜂涌而上，
与众人纠缠撕打。曾祖方见对方不甘示弱，即向人群开枪，当即打
死迎亲客人王某。刘家听说有人抢亲，急忙聚众赶到现场，将刘女
接回娘家，并与曾祖方辩理。曾祖方见抢亲不成反而欠下人命，扬
长而去。事后，经李静山周旋，此事不了了之。因此，民间流传顺口
溜说：“曾祖方为儿抢婚不成，枉杀人命；庞世峻娶亲遭劫，反
伤一人；刘林帮执意嫁女，引火烧身；姓王的无辜打死，亲人苦告
无门。”

尚九如诈骗钱财

抗日战争中期，因日军飞机轰炸安康，并经由安康上空空袭重庆，国民党政府即决定在安康附近修建一座飞机场，委派尚九如为飞机场站长（中将衔），赴安康督办。

尚九如以“修飞机场”为名到处坑害百姓。他先在石泉窑峰诈骗数千元后于1940年六、七月间窜到紫阳蒿坪河，发现这里是紫阳的“天府之国”，富户聚集之处，大有诈头，于是扬言“要在蒿坪兴修飞机场”，当地财主和农民大惊失色。若修了飞机场，财主要破产，农民立刻要失去土地流离失所。于是他们四处奔走设法挽救，后来找到紫阳县外号“通天教主”的大绅仕谢绍岳，请他活动。经谢与尚交谈，达成了“交易”，蒿坪人民拿出五千元银币送给尚九如，这个“飞机场”才免修。

族长活埋族人

廖家河陈姓为当地大族，曾于民国初年规定：凡是打骂父母的不孝之子，一律活埋。时有陈振义之子陈宗安，至二、三十岁时仍不务正业，经常在外面吃喝嫖赌。每次回到家后就打骂父母和兄妹，任意损坏家具，闹得家里不得安居。陈振义即将此情上台族长陈玉成、陈展朋，两个族长异口同声地说：“照陈家的家法把他活埋就是了”。于是陈振义就请了几个人先把陈宗安带回家中，于1942年农历四月初八下午在陈家寨上田族长主持召开了全族人大会，当时陈家参加的主事人有四十多人。会上先宣布陈宗安的罪状，接着打了一顿棍棒，然后把他当众推下坑里活埋。

林某有一个与四川来的初木匠成亲的妾，她生了一个半身汉作妻子。虽经一番筹划，但不果。初木匠因此行邪术。林某即以此案上报县长初烈：詹某于光大年间之下，初人之妾，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詹氏乃高坪大户，本族初烈无子，当于九月某日，初烈莅临高坪。詹氏头面人物詹鸣，詹初川忙从北河口一直迎至寨上款候。初烈初案审查，并让詹氏二人站到审判台上，言谈无拘。詹氏二人也以为自己某大官人房眷，不会判为枉杀，正坐在大堂，洋洋自得。初烈初案审查后，因林某“作状”初烈说：“该詹习枪，其妾无忌憚，为害人民；但后来不真，可判作无罪放了。”初烈拍桌定案，大声

高坪河穷绅互斗

高坪河的大富翁詹、邱两家为争夺势力范围成为死对头。当邱家的头面人物邱象三担任区团总时，出身于小户的林尊三担任了文牍，后在邱的卵翼下当上了乡联保主任，因此引起詹家的敌视。詹家有一恶徒名詹显池，号为“小霸王”。1941年春某日，他趁林尊三骑马路经詹家院子门前时，用一把稀泥猛扣在林的马屁股上，意在羞辱。而林尊三却以一笑置之。詹显池因此得意地对人说：

“林尊三算老几？我们哪门怕到他门下了？二回他过路，我还要抠他的屁眼儿！”林尊三听说后，仍象无事一样，但却时时伺机报复，不久即如愿以偿。

詹显池等人看中了一个将与四川来的杨木匠成亲的寡妇，想把她抢来给本族一个单身汉作妻子。虽经一番筹划，但事未遂。杨木匠将此事状告林尊三。林迅即将此案上报县长杨烈：詹亲于光天化日之下，抢人之妻，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詹氏乃高坪大户，本联保处无能处治。当年九月某日，杨烈莅临高坪。詹氏头面人物詹鸣卿、詹梯川忙从北沟口一直迎至镇上联保处。杨烈传案审理，开将詹氏二人让到审判台上，言谈无拘。詹氏二人也以为自己族大势众人厉害，不会判为输家，正坐在大堂，洋洋自得。哪知杨烈审清案情后，问林尊三“咋处理”？林说：“该詹刁抢民妇，肆无忌惮，为害人民；但后果不重，可判作充当壮丁。”杨烈拍板定案，大声

喝道：“好，就按林主任说的办。把詹显池抽起来！”话音刚落，几个兵丁一拥而上，将詹显池五花大绑起来，詹鸣脚、詹梯川威风扫地，悄悄地溜走了。

裴氏兄弟吸食鸦片

高坪河人裴志松原为当地殷富之人，1930年前曾任保甲局长。他的三个儿子裴齐松、裴齐松、裴齐宽成人后，皆染上吸食鸦片恶习，每日吸食烟至半袋，各需吸食鸦片两、三钱。三子裴齐宽（号子如）尤为厉害，且抽烟时非要妻子曹氏坐在床上陪伴不可，若曹氏敷衍之打了瞌睡，他就用“烟盒子”冷她一脚。当时当地，一两鸦片的新烟五个元才能买到，为抽大烟，弄得倾家荡产。人志气一落千丈，百放无方，终日不理家琴。1930年末当地有三百多口人，裴志松兄弟三人一共仅有粮四十余石。

3、愚人苦朱

裴氏兄弟吸毒败家

高坪河人裴治然原为当地殷富之人，1930年前曾任保卫局长。他的三个儿子裴齐楷、裴齐松、裴齐宽成人后，皆染上吸食鸦片恶习，每日晚吸烟至半夜，各需吸食鸦片两、三钱。三子裴齐宽（号子如）尤为厉害，且抽烟时非要妻子曹氏坐于床上陪伴不可，若曹氏熬夜疲乏打了瞌睡，他就用“烟签子”烙她的脸。当时当地一两鸦片约需四斗包谷才能换得，为抽大烟，并待倾家荡产。人也变得面黄肌瘦，四肢无力，终日不理家事。1930年家里原有三百多石粮，半年放时弟兄三人一共仅有粮四十余石。